

忆李学勤先生二三事

沈建华

如果说1940年代董作宾的分期奠定了五期方法,那么自1970年代,是李先生开启了甲骨分期历组卜辞反思,创建了甲骨分期“两系说”。今天李先生的“两系说”的断代,已得到学者普遍认同,成为甲骨断代研究上的里程碑。“一个王世,不仅有一种卜辞,一种卜辞也未必限于一个王世”,这个简短的24字两系说,成为今天甲骨分期学上的经典名言。

第一次认识李学勤先生,是1978年11月在长春吉林大学的南湖宾馆举办的古文字学会成立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那次会,用启功先生的话说:“来的都是大脑袋壳的人”,有于省吾、商承祚、胡厚宣、张政烺等著名古文字学家。这些我在读甲骨文书时久闻大名的学者,近在咫尺,我既兴奋又紧张,且仍有一种遥不可及的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讨论会。刚调到安徽省博物馆不久,我读了李学勤先生《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这篇文章,他的历组分期观点令我深受启发。我在会上提交了《对〈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的几点补充意见》,试着对李先生观点作一些补充。根据宾、历组同人、卜事上同事类,在字形上历组混合使用宾组字形的写法,我认为历组与宾组有密切的关系,董作宾所分第四期历组的卜辞应该提前至武丁时代。没想到,这篇很不成熟的小文引起了李先生的注意。

由 妇好墓带出了长期以来被董氏分为第四期历组卜辞中的“妇好”人物,开启了甲骨学术史上最为激烈的断代分期争论,直至今日。20年后,李先生回忆那次吉林会议情景:“会间有不少学者对我的见解提出质询。支持新说的只有二位年轻的朋友,一位是现在浙江省博物馆的曹锦炎先生,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沈建华女士。甚至有的先生,在授课时将我的新说引为笑柄。”(见李学勤《我和殷墟甲骨分期》,载张世林编《学林春秋》三编上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李先生的新说当时都能遭人为笑柄,可想而知我那篇小文的下场,当然被专家审为退稿。但令我想不到的是,这篇没有发表的小文,也由此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从那时起,让我走近了李先生。

随着1970年代安阳小屯南地大批新出土甲骨问世,引发了1980年代甲骨学界一股历组卜辞探讨热潮。分期问题



1981年1月31日李学勤致沈建华信

一直是李先生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1981年他写下了著名的《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一文,发表在1981年《文物》第5期。在此之前,那年春节我探亲回上海,接到1月31日李先生来信,他说:

此外,我履行了过去的诺言,对已出版的《小屯南地》试做了分析。从我个人私见说,很觉“解决”了疑难,其中有一大版,上面有历组卜辞与“二期”卜辞同日占卜,同见一片,我窃以为很有说服力,我已草成小文,即可发表,供大家讨论,用特报告。

李先生给我的这封信中,兴奋地谈到新发现的南地那片甲骨,即小屯南地编号2384片,这是一片完整的甲骨,历组卜辞先卜,出组卜辞继之,两者同日占卜。李先生特别举出,这对新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证据,进一步推动了学者对历组卜辞分期的重新检讨。同年7月14日我又接到李先生的来信,最后附言:

历组卜辞问题“形势”已变,支持我们的大有人在了。

不久以后裘锡圭、林沄、彭裕商、黄天树等先生,相继发表了更为详实的历组卜辞研究论文和著作(见文末注),对李先生的新说作了有力的补充和创

新,20年后李先生回忆道:

他们不仅支持而且大大发展了新说。对于新说的一些不足之处,也给予了纠正,使之更完善、更成熟了。(《我和殷墟甲骨分期》,载张世林《学林春秋》)

1983年,我应饶宗颐先生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一年,赴港之前,即3月15日我收到李先生来信,嘱咐我在做项目时,留意自组卜辞有关天象的内容,并希望与我合作,做一些研究,他在信中说:

例如:(1)自组卜辞究竟有多少关于气象的记录?我们知道自组卜辞常附有此种记录,可是其他卜辞很少,我常怀疑自组的卜人(或其中某人)与观察天象有什么关系,是否如此?您能不能查阅研究一下?

(2)卜辞中的卜人,常常也有其他活动见于辞中,如**般**、**旬**、**亚**、**由**(叶)都有一些,由此可研究其身份活动等颇有意义,能不能把这样的材料摘录出来?(只记下《合集》版号也行)

今天翻检李先生的这封信,很是感慨。那时,由于在香港工作遇到一些客观上的原因,我未能投身于李先生托付我的事情,交了白卷。我为自己辜负了李先生的希望和信任感到愧疚,以致很长时间不敢面

对这封信。今天重温36年前李先生的信,再次感到李先生在学术上的敏锐。

1992年李先生发表了《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总结时指出:“所谓两系,是说殷墟甲骨的发展可划为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由宾组发展到出组、何组、黄组,另一个系统是由组发展到历组、无名组。”(《古文字研究》第18辑,1992年,页26)如果说1940年代董作宾的分期奠定了五期方法,那么自1970年代,是李先生开启了甲骨分期历组卜辞反思,创建了甲骨分期“两系说”。新说已发展成为一个体系,在甲骨学研究上产生深远影响,其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今天李先生的“两系说”的断代,已得到学者普遍认同,成为甲骨断代研究上的里程碑。“一个王世,不仅有一种卜辞,一种卜辞也未必限于一个王世”,这个简短的24字两系说,成为今天甲骨分期学上的经典名言。

今天的年轻学者可能不会想到,解开“历组卜辞之谜”竟然让一个孤独的学者等待了将近四十年之久。这条布满荆棘需要付出勇气的路,走得实在是太不容易,而结果却是那么出人意料地让你惊喜、欣慰,如释重负。

1972年长沙出土了马王堆帛书,内容丰富,其中有许多文书可与传世经典文献相对应。它的发现,引起学人关注。由国家文物局主持,调集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来京整理马王堆帛书,成立了秦汉简帛整理小组,开展整理研究工作,当时有商承祚、唐兰、朱德熙、李学勤、裘锡圭、曾宪通、马雍、周世荣、马继兴等著名学者。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从1974年至1976年相继出版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壹)、《老子》(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马王堆汉墓帛书);等精、简本。

正当工作持续进行的时候,1976年9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唐山大地震,不仅将工作中

断,也把来京的外地学者给“震”散了,大家不得不从故宫武英殿回到原单位,整理小组工作由此中断。但原来整理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壹)、(肆),在1977年至1985年间仍相继出版。最后剩下《篆书阴阳五行》甲乙本和《刑德》三种没有来得及发表。

1979年春天,我从安徽省博物馆被赵诚编辑借调到中华书局古典文学古文字编辑室,为再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内的甲骨资料作校对工作。那一阵,每周四下午,我都去社科院研究生院“蹭”李先生给研究生的课。有一天课后,李先生得知我即将结束中华书局的工作,便问我愿不愿意继续留在北京,转到国家文物局古文文献整理小组,参加马王堆帛书《篆书阴阳五行》的整理。当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在李先生的努力和帮助下,由国家文物局出面与安

(下转3版) ➔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李纯一 lic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封面图片:

19世纪法国地理学家 Élisée Reclus《世界地理》中的铁门关木刻插图

敬告读者

4月5日清明假日休刊一期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关注文匯學人

